



死 结

【私家女侦探系列】

【美】萨拉·帕瑞特斯基◎著

陈科芳 丁欣如◎译

油轮是希望之船，也是死亡之锁。

荣获美国侦探作家协会大师奖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钻石匕首奖以及金匕首奖得主

萨拉·帕瑞特斯基经典全译本

最值得收藏的侦探故事集，美国亚马逊五星推荐图书

全球30多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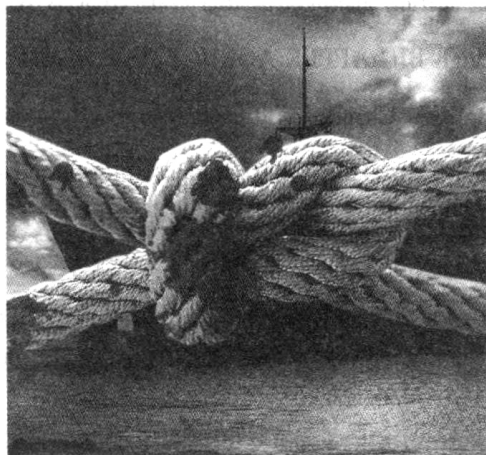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死 结

【私家女侦探系列】

【美】萨拉·帕瑞特斯基◎著
陈科芳 丁欣如◎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死结 / (美)帕瑞特斯基著 ; 陈科芳,丁欣如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201-08360-5

I. ①死… II. ①帕… ②陈… ③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4479 号

图字:02-2013-23

DEADLOCK

SARA PARETSKY

1984 BY SARA P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Xuan Ting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字数:12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1 英雄之死	1
2 情书失踪	9
3 疑虑重重	17
4 港口初探	19
5 杯碎手中	31
6 庞然大船	37
7 离奇夜晚	42
8 谷仓探究	52
9 再丧一命	61
10 船舱详探	68
11 无奈禁足	76
12 床头故事	84
13 液体黄金	93
14 家常便饭	107
15 冻人北部	112

16	偷偷登船	117
17	陷入死结	129
18	漫漫归程	136
19	为逝者舞	144
20	卸下重负	155
21	顺藤摸瓜	170
22	夜间行撬	176
23	痛失亲人	182
24	翻查记录	191
25	同学帮忙	200
26	纵情饮酒	206
27	恐怖之船	211
28	沃丁火船	224
29	告别往事	226

1 英雄之死

至少有一千多人参加了砰砰的葬礼。其中很多是孩子,他们是砰砰的粉丝,来自芝加哥的郊区和金色湖岸。另有一小部分人来自经济萧条的芝加哥南区,正是在这个地方,砰砰学会了打架和溜冰。

三年前一次悬挂式滑翔中,砰砰的左脚踝粉碎性骨折了。在那之前,他是黑鹰队(译者注:黑鹰队是著名的芝加哥冰上曲棍球队,冰上曲棍球也称冰球)的边锋。在韦恩·格雷茨基加入球队之前,砰砰一直是继鲍比·赫尔以来最有名的英雄。

他一直不肯接受不能继续溜冰的事实,他的脚踝经历了三次手术,其实医生甚至认为没必要进行第三次手术。在找不到愿意给他做第四次手术的医生后,砰砰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之后,他陆续干了些其他工作。许多人愿意雇他,因为他能带来客源,也能为雇主博来一个好名声。但砰砰是一个实干家,无论何事他都会满腔热情地去做。

最后,他在尤多拉粮食公司找了个差事,他父亲在三四十年代期间曾在这家公司当过搬运工。

上星期二,这家公司的地区副总经理克雷顿·菲利普斯发现砰砰的尸体漂浮在码头那里。菲利普斯试着给我打电话,因为在砰砰的员工信息表中“最亲的亲属”一栏,填的是我的名字。不巧的是,我需要在皮奥利亚待三周办一个案子,所以当时并

不在芝加哥。当警察联系到我的时候，砰砰妈妈无数个姐妹中的一位已经指认了尸体，并已经着手置办一个大型波兰式葬礼。

我父亲和砰砰父亲是兄弟。我俩从小一块在芝加哥南部长大，由于都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所以感情上我俩甚至比很多亲兄弟姐妹都要亲。我伯母玛丽是一个虔诚的波兰天主教徒，她生了很多孩子，终于在生第十二个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砰砰是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活过了三天的孩子。

他孩提时代就开始打冰球。我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这股子劲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会的，但他童年时代花了很多精力去瞒着妈妈偷偷打球。他妈妈玛丽深恐打球会有危险，因而极力阻拦。他很多时候把借口找到我头上，因为我就住在六个街区之外，去看看维克堂妹就成了很好的借口。而实际上，他会用这宝贵的时间跟那帮小鬼打球。那段时间那些迷上冰球的孩子们对砰砰·杰弗里昂简直是顶礼膜拜。我堂兄的冰球击射技术可以与他媲美，那些男孩于是开始叫他“砰砰”，讨他高兴。这个绰号从此就保留了下来，大家都叫他砰砰。事实上，当芝加哥警方终于在皮奥利亚的旅馆找到我并问我是不是伯纳德·华沙斯基的堂妹时，我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他们指的就是砰砰。

此刻，我坐在圣文萨斯雷教堂的前排长椅上，边上都是砰砰那些认不清到底谁是谁的姨妈和表亲们，个个泪流满面。她们都清一色的黑色服装，看到我穿的是深蓝色的羊毛套装时，她们显得很反感。其中几位在仪式正式开始之前，故意“低声”地用我听得到的声音，表达出了她们对我的反感。

我眼睛盯着教堂的蒂凡尼彩色玻璃窗，上面用绚丽的颜色描绘了圣文萨斯雷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光，还有耶稣受难和加纳的婚礼等场景。设计窗棂的人把中国视角和半立体派结合在一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头上长出了满满外溢的水罐，十字架背后伸出了长长的手臂，令人毛骨悚然。我暗地里在图案中找哪些手脚是属于哪些人的，谁正在对谁做什么，希望这样做，可以使我在这个仪式中显得专注而虔诚。

我父母都不信教。我那意大利籍的母亲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我父亲则是波兰人，他的祖祖辈辈对宗教都持怀疑态度。我父母亲决定不在宗教问题上对我施加影响，虽然我母亲在普林节（译者注：犹太教节日）经常给我做一种叫 orecchi d'Aman 的宗教食品。孩提时代，砰砰母亲对宗教的狂热以及他们家那些廉价的石膏圣像常常

把我吓个半死。

对我来说,我宁可选择一个没有宗教派别的教堂来安静地举行砰砰的葬礼仪式,他的老队友也可以说点想说的话。他们的确想说点什么来着,但砰砰那些姨妈们没有同意。我当然不会在这个老街区选这么个没有品位的教堂,让一位从来不认识我堂兄的神父来主持他的葬礼,并满嘴说着他的好话,一切听上去是那么虚伪。

不管怎么说,我任由砰砰那些姨妈们去安排他的葬礼。我堂兄把我定为他的遗嘱执行人,这势必会让我操不少心。我知道,他不会介意他如何被埋葬的,然而那些姨妈们生活中最大的兴奋点就是婚礼和葬礼。她们让我们没完没了地为死者做了几个小时的弥撒,然后又让我们跟着队伍没完没了地走到城南端的圣心墓地去。

把砰砰埋葬之后,身穿警督制服的鲍比·马洛里奋力穿过人群,来到我面前。我当时正要去砰砰的海伦姨妈也许是莎拉姨妈家,一个下午就得花在吃小吃馅饼或者肉丸上了。我很高兴鲍比来了,他是我父亲在芝加哥警察局的老朋友,也是这片我以前生活的街区中第一个真正想见的人。

“维奇,我很遗憾砰砰走了。我知道你俩很要好。”(译者注:维奇是维克的昵称。)

鲍比是唯一一位被我允许叫我“维奇”的人。

“谢谢你,鲍比!的确很难过。感谢你能来。”

四月的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穿着羊毛套装还是冷得发抖。我真该穿一件外套来。马洛里陪着我走向那辆载着砰砰五十三位近亲的大型豪华轿车。这场葬礼,可能要在砰砰留下的那套房子卖得收入中,花掉一万五千美元,但我不在乎。

“你要去参加葬礼派对吗?我可以跟你的车走吗?他们这么一大帮人,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

马洛里欣然表示同意,并扶我上了他那辆配有司机的警车后座。他把司机介绍给我:“维奇,卡斯伯特警官是砰砰的众多粉丝之一呢。”

“是的。小姐,听说砰砰……对不起,你堂兄再也不能打球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我相信他本来轻轻松松就会打破格雷茨基的纪录。”

“没关系,尽管叫他砰砰好了,”我说,“他喜欢这个名字,且大家都这么叫。鲍比,我打电话给粮食公司的那个家伙,但他什么也不肯说。砰砰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表情严肃地看着我。“维奇,你真的需要知道吗?我知道你自认为足够坚强,但你如果只记得砰砰在冰上的样子,你会更加开心点。”

我咬紧嘴唇,控制着自己,我可不想在砰砰的葬礼上发火。“鲍比,我也不想往自己伤口上撒盐。我只是想搞清楚我堂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曾是一名运动员,我很难想象他居然会失足落入水中。”

鲍比的表情稍有缓和。“你不会认为他是自杀的吧?”

我不是很确定地挥动了一下手。“他在我电话留言机中留了一条很急的口信,可我不巧出城了。我在想他当时是否很绝望。”

鲍比摇了摇头,“你堂兄不像是会自己投入船下的人。这一点你应该跟我一样清楚。”

我可不想听一番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之类的长篇大论。“那他真的是失足落水吗?”

鲍比叹了口气。“如果粮食公司的人不肯告诉你的话,肯定有他们的理由。但你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是吗?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你肯定会跑到他们那里去四处打探。当时码头那里停靠了一艘船,船开走的时候,砰砰被卷入了螺旋桨。他身上被切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

“我知道了。”我扭开头,看着车外的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以及路两边那些灰不溜秋的房子。

“维奇,那天在下雨。那是个有些年头的木码头,一旦下雨,就容易变得很滑。我亲自看过法医的报告。我想他是脚下一滑,然后就掉下去了。我不认为他是自己跳下去的。”

我点点头,拍了拍鲍比的肩。冰球简直是砰砰的命,自从不得不退出球队后,砰砰心里一直不好过。我不认为我堂兄是轻言放弃的人,这一点我和鲍比的看法一致,但是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一直很痛苦。不过这种痛苦大到足以让他跳到船的螺旋桨底下吗?

车子已经到了砰砰的海伦姨妈家,那是一个整洁有序的砖砌牧场式平房住宅,我强迫自己脑子里暂时不去想这些事。海伦姨妈跟原先住在芝加哥南部的很多波兰人一起,搬到了埃尔姆伍德公园这一带。我知道她好像有一个老公,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钢铁工人,但像沃伊奇克家的其他男人一样,他总是默默地处在不起眼的角落。

卡斯伯特警官让我们在屋前下了车,然后他去把警车停在一大串卡迪拉克车的后面。鲍比陪我走到门前,但随后一下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接下去的两个小时,对我的暴脾气,那真是相当大的考验啊。不断地有亲戚说,可怜的玛丽姨妈当年那么反对她儿子去打球的时候,伯纳德(译者注:砰砰的大名)真不应该那么坚持。还有一些则说,我真不应该跟迪克离婚,还没有孩子可忙乎——看看谢丽尔、玛莎、贝蒂的孩子们吧。房子里到处都是孩子,沃伊奇克家族真是太能生了!

接着,又有人说,砰砰的婚姻才短短三周,真是太遗憾了——然后,又回到他不该打球的话题了。他干吗去那个粮食公司呢?粮食公司的空气里到处是谷物灰尘,他爸吸了一辈子的谷物灰尘,最后连命都丧了!话说回来,他们这些华沙斯基家的人,总是那么不靠谱。

小小的房子内,到处都充斥着香烟的味道、浓重的波兰菜味以及孩子的尖叫声。我好不容易向前挤的时候,碰到了砰砰的某位姨妈,她说,既然我在之前的准备工作中,啥忙也没有帮,那我总该帮助洗洗碗什么的吧。事先我暗自发誓,我除了吃点烤肉,说“是”、“不是”和“我不知道”之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不做,但这越来越难做到了。

然后,沃伊奇克祖母,那位 82 岁的胖老太,穿着亮亮的黑衣服,像警察似的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她用她那黏湿的蓝眼睛盯着我,嘴里冒着一股子洋葱味,对我说:“姑娘们在谈论伯纳德呢。”

她嘴里的姑娘们,当然指的是砰砰的那些姨妈们。

“她们说,砰砰在那个粮食公司犯了事,他跳到船下自杀,是不想被逮捕。”

“是谁告诉你的?”我追问。

“海伦,还有莎拉。谢丽尔说是皮特说的,说砰砰趁没人注意的时候,跳进水里了。沃伊奇克家从来没有出过自杀的人。但是华沙斯基家的人么……我一再警告玛丽,她就是不听。”

我把她的手指从我手臂上掰开。烟味、酸白菜味,还有嘈杂的声音让我的头都大了。我低头直勾勾地看着沃伊奇克祖母的眼睛,差一点就要说几句粗鲁的话,但想想还是算了。我奋力地穿过烟雾缭绕的屋子,不时地被这个孩子那个孩子绊一下,然后看到在房子的一角,男人们都围在一张堆满了香肠和德国酸菜的桌子边。如果他们的头脑也像他们的胃一样满的话,美国就有救了!

“你们中有哪位说砰砰是自己跳下码头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谢丽尔的老公皮特用他那显得愚蠢的蓝眼睛看着我。“嘿,不要这么生气嘛,维克。我是从码头那里听来的。”

“他在粮食公司那里,到底出什么事了?沃伊奇克祖母告诉我,你逢人就说砰砰在那里出了事。”

皮特把一只手中的啤酒杯换到另外一只手中。“维克,就这么一说。他和他老板相处得不咋地。有人说他偷了一些文件。我当然不相信啰。砰砰没有必要去偷啊。”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头也嗡嗡作响。“这不可能是真的,该死!砰砰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使是在他很穷的时候。”

其他人都怪怪地盯着我看。“维克,想开点吧。”其中一个说,“我们都喜欢砰砰。皮特也说他并不相信听来的事。不要这么生气嘛。”

他说得对。我在干吗呢,何必在葬礼上出洋相呢?我像一只刚上了岸的落水狗似的摇了摇头,奋力地挤过人群,朝客厅走去。前门的门框上面,挂着圣母玛丽亚流血的心的画像。出了门,我感到春天的天气,还是那么冷飕飕。

我敞开上衣,让冷风吹拂我、洗涤我。我想回家,但我的车停在我位于芝加哥北部的公寓房那里了。我看了看街上:就如我所担心的,卡斯伯特和马洛里的车早就不见踪影了。就在我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可能看到一辆出租车,或者干脆踩着高跟鞋步行到某个火车站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小姐也出来了。她个子娇小,穿着得体,长着一双蜜蜡色的眼睛,一头黑发垂至耳际。她身穿浅灰色宽下摆丝绸套裙,外穿一件短上衣,上衣的纽扣是大大的珍珠贝母。她看上去很优雅、完美,且略有几分眼熟。

“无论现在砰砰在哪里,都比待在这里强。”她头朝房子一偏,脸上带着嘲讽一笑。

“我也这样认为。”

“你是他的堂妹,是吧?我是佩姬·卡琳顿。”

“我想我认出你了。我见过你几次,但都是你在演出的时候。”卡琳顿是一位舞蹈演员,她在风之城芭蕾舞团(译者注:“风之城”为芝加哥的别称)跳舞,曾出演喜剧单人舞。

她用观众喜欢的那种笑不露齿的方式对我一笑。“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与你堂兄相处密切。我们没有对别人说,因为我们不想赫古斯或格利特报社在他们的八卦栏中到处宣扬——你堂兄即使不溜冰了,依然还是新闻人物。”

她说得对。我经常在报上看到我堂兄的名字。跟某个名人走得近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你可以经常在报上读到关于他的消息,但是报上的人,从来就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个人。

“我想砰砰对你比对任何人都要好。”她皱了皱眉,可能在想这么说是否合适。甚至她皱眉的方式也是那么完美,给了她一种深思熟虑的表情。然后她带着伤感地笑了笑,说:“我想我们在谈恋爱,但我也不能确定。现在我永远也无法确定了。”

我试着说点安慰她的话。

“我一直想见见你。砰砰总是在谈你,他是那么爱你。很遗憾他从来没有介绍我们认识。”

“是的。我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你是开车回城吗?方便的话,我可以搭你的车吗?我不好意思不跟队伍一起来,可我的车在北部呢。”

她把露在短上衣袖子外的白色丝绸袖口往里推了推,看了看表,说:“一个小时后我要排练。不介意我把你放在市中心某个地方吧?”

“那太好了。在郊区这里,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布雷尔兔。我得回到自己那片荆棘丛生的土地中去了。”

她被逗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自己是在布拉夫湖区长大的,但现在我再到那里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氧气管被切了似的难受。”

我看着那座房子,想不好该不该来一个正式的道别。礼貌起见,的确应该如此,但我可不想花一刻钟来听别人唠叨我该帮助洗盘子啦,最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啦之类的话语。所以,我耸了耸肩,随着佩姬·卡琳顿走到街上。

她开的是一辆银色的奥迪 5000。要么佩姬所在的风之城芭蕾舞团给她的工资比别的苦苦挣扎求生存的剧院要高,要么她的布拉夫湖区的老关系在经济上在支持她,否则她怎么买得起丝绸套装和外国好车呢?

佩姬用她那轻快精确优雅的方式开着车,一如她的舞蹈。我们两人都不熟悉这个地区,所以她在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一排排房子前,转错了好几次,才找到那条通向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的匝道。

回到城里的路上,她没怎么说话。我也保持沉默,一路都想着我堂兄,心情低落,甚至有些歉疚感。我感到歉疚,这是为何我对砰砰那些笨拙的表亲们大发脾气的原因,我意识到了这点。我好久没有跟砰砰联系了。要是我在留言机上留下我在皮奥利

亚的电话就好了。他是不是非常绝望？也许他认为恋爱可以治愈他，然而却并没有。或者是因为码头的那些流言，说是他偷了公司的文件——他或许以为我可以帮助他来击败这些流言，就像我们之前曾经并肩作战的许多场战役一样。只是，这一次，我却不在场。

他走了，我就再也没有亲人了。虽然我妈妈有一个姨妈在梅尔罗斯公园一带居住，但我很少见她，且无论她本人还是她那肥胖的、自以为是儿子，对我来说根本不像亲人。我和砰砰则不同，我俩一起玩耍，一起打架，相互保护。虽然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并没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但彼此相信对方一定会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只是这次，我却没有帮他渡过。

车子靠近 90 号和 94 号州际公路交互道的时候，雨啪嗒啪嗒地打在挡风玻璃上，打断了我那毫无结果的沉思。我忽然意识到，佩姬不时地在若有所思地瞥着我。我把脸转向她，眉毛高高扬起。

“你是砰砰的遗嘱执行人，是吗？”

我表示是。她手指敲打着方向盘。“我和砰砰……还没到给对方自己房子的钥匙那一步。”她有点尴尬地对我笑了一笑。“我想进他的房子一下，去拿点我放在他那里的东西。”

“没问题。我打算明天下午去他那里，初步看看他留下了哪些文件。那下午两点你到他那里来见我，好吗？”

“谢谢！你真好……你不介意我叫你维克吧？砰砰总是谈到你，所以我觉得我早就认识你了似的。”

我们的车在一个邮局底下开过，在邮局的地基部分，开出了六车道的路。佩姬满意地点了点头，“你就叫我佩姬吧。”她变了车道，把奥迪车挤到一辆垃圾车前面，左转至沃巴什街。我办公室位于沃巴什街和门罗街路口的普特尼大楼内，她把我放在楼下路边。

头顶上方一辆电车发出如雷的声音。我尽量用盖过电车声音的音量大喊，“再见！明天下午两点见！”

2 情书失踪

黑鹰队给砰砰的报酬很优厚,他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钱用来买了一套有独立产权的公寓,位于栗树街北面的湖滨大道上,在一幢亮晃晃的玻璃大厦里面。五年前他买下这个房子后,我去过几趟,几乎每次都发现他和一大帮喝得醉醺醺的冰球队友们在一起,这些队友们对我倒是很友好。

砰砰的律师杰拉尔德·西蒙茨把他房子的整串钥匙给了我,同时也把砰砰那辆捷豹车的钥匙给了我。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讨论砰砰的遗嘱,这个遗嘱肯定会让他的姨妈们更加愤愤不平,因为我堂兄要把他的遗产捐给慈善机构和冰球寡妇抚恤基金,甚至提都没有提到那些姨妈们的名字一下。他留了些钱给我,附带条件是我不得把钱都用于买黑方威士忌酒喝。我看到附带条件后不由大笑,西蒙茨不满地皱了皱眉。他解释说他一再要求他客户取消这一条附带条件,但华沙斯基先生可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我们讨论完遗嘱时已接近中午。本来我需要在金融区为我一位客户办些事情的,但我实在是没有心情工作。这段时间我手头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案件在办,只有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待做。此外,我也在查一位人间蒸发的男人的下落,他带走了合伙公司的一半资产,以及一艘 40 英尺的游艇。但这些事情都不着急办。我的车是一辆福特公司生产的绿色水星凌仕车,我把车从福特迪恩堡信托公司的停车场开了出来,

然后驶向金色海岸。

跟许多高档的地方一样，砰砰公寓所在的大楼有一位门卫。门卫是一位矮墩墩的中年白人男子，我到那里的时候，他正帮助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从她的赛威车上下来，所以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我在一大串钥匙中摸摸索索，想要找到可以打开大堂内门的那把钥匙。

大堂里面有一位女士带着一只小贵宾犬刚好下了电梯，那只小狗白色的毛蓬蓬松松的，扎着蓝色的绸带。她打开了门，我走了进去，怜悯地瞥了那只小狗一眼。那只小狗用力扯着镶着人造钻石的狗绳，来嗅我的裤腿。“菲菲，乖！”那位女士把狗扯到她自己身旁。打扮成这样的狗，不应该嗅东嗅西，或作出其他一些举动，来提醒主人它只是动物而已。

大堂并不太大，有几盆绿色植物，两张灰白色的长沙发，住户可以在此闲坐聊天。还有一幅此类建筑常有的巨大壁挂。壁挂为羊毛编织物，有些地方羊毛结头突出，有些地方有点松垮。这幅绿色和芥末黄色为主色调的壁挂，占据了整个西面的墙。我在等电梯的时候，百无聊赖地看着这幅壁挂，觉得自己住在那幢旧旧的三层楼公寓里挺好，至少不会有菲菲主人这样的邻居，来决定大堂里挂什么样的壁挂。

电梯悄无声息地开了。跟我年纪相仿的一位女士穿着跑步装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两位年纪稍大的妇女，她们准备去塞克斯百货公司，正热火朝天地谈论是否该顺路到沃特大厦里吃中饭。我看了一下表：12点45分。为何周二她们不用上班？或许她们像我一样，也是私家侦探，正在为亲戚处理遗产问题？我走进电梯，按下22楼，电梯迅捷无声地把我送了上去。

这幢有独立产权的公寓房共30层，每一层4个单元。砰砰花了25万多美元买了东北角那个单元的一套房。房子大概有140平方米：3间卧室，3个卫生间，其中主卧的卫生间带有浴缸。房子的北面和东面，有很漂亮的湖景。

我打开22C套间的房门，进入房内，沿着过道走向客厅，地上整个铺着厚厚的地毯，走上去悄无声息。落地玻璃充当了东面墙，蓝色印花的窗帘没有拉上。我不由得被外面的景色给吸引住了——湖天一色，浑如巨大的蓝灰色球体。我放任这种广袤感把我包围，给我注入一种宁静的感觉。我久久地站在那里，突然有点恼怒地意识到，房间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太确定是什么警醒了我，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了一点轻微的摩擦声，那是翻阅纸张的摩擦声。

我悄悄地回到门口过道。这个过道右边通向一个厅,厅旁就是三间卧室以及那个主卫。再过去一点左手边有一个小一点的过道,通向餐厅和厨房。那种摩擦声来自右边,也就是卧室那边。

因为是去见西蒙茨律师,所以我穿着套装,踩着高跟鞋,我的着装十分不适合对付入侵者。我轻轻地打开房门,给自己留个逃生通道,悄悄脱下鞋子,把手包放在门口过道的一个杂志架上。

我重新回到客厅,边听响动,边找凑手的武器。壁炉台上有一个青铜奖杯,这是在斯坦利杯(译者注:美国冰球联盟的最高奖项)获胜后,砰砰作为最有价值球员获得的奖励。我轻手轻脚地拿起奖杯,小心翼翼地沿着过道向卧室走去。

三间卧室的门都开着,我踮着脚走进离我最近的房间,砰砰拿它作书房。我整个背贴着墙,右胳膊环抱着沉重的奖杯,缓慢而小心地向房间内张望。

佩姬·卡琳顿背对着我,正坐在砰砰的书桌边翻一些纸张。我觉得自己差点出洋相,有点恼怒。我小心翼翼地撤回过道,把奖杯放回到杂志架上,把鞋子穿回去,然后走向书房。

“你来早了吧?你是怎么进来的?”

佩姬惊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手上的纸张都掉下去了。她的脸涨得通红,从领口敞开的脖子那里,一直红到她那深色的头发根上。“哦!我以为你要到两点才来呢!”

“我也以为你要到两点才来呢!我还以为你没有钥匙呢。”

“维克,请不要如此生气。两点钟我们加了一场排练,且我真的希望能把我的信拿回去。所以,我说服了辛克利,就是那位门卫,让他放我进来。”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好像看到那蜜蜡似的眼睛中有泪光,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带着歉意地笑了笑。“我以为我会在你来之前就走了呢。这些信纯粹是私人信件,我不想任何人,包括你,看到它们。”她恳求地伸出右手。

我眯起了眼睛,“找到了吗?”

她耸了耸肩。“他或许压根儿就没有保留这些信。”她弯下身去整理那些我进去时从她手中散落在地上的纸张。我蹲下去帮她整理。这堆信看上去像是商业函件——我瞄到麦伦·费克利的名字出现在好几个信封上,他是砰砰的经纪人。

“我才来得及看两个抽屉,还有另外六个抽屉里他都放着文件。我想他什么都留

着,其中一个抽屉里,满满的都是他粉丝的来信。”

我用带有偏见的眼神扫视了一下房间。装满八个抽屉的文件啊。整理东西和搞卫生从来都是我能力测试中最难过关的部分……

我坐到书桌上,拍了拍佩姬的肩。“嘿,整理这些东西肯定是很烦人的事情。反正我得要把所有的东西过一遍,包括你刚才在看的那些,我得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到砰砰的遗产情况。不如索性把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保证如果看到砰砰跟你的私人信件,我一定不会拆看,我会把它们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你。”

她对我笑了笑,但笑容摇摆不定。“也许我只是比较虚荣罢了,但是我想既然那些从未谋面的粉丝们给他写的信,他都留着的话,也许我给他写的信,他也会留着。”她把头撇向一边。

我抓住她的肩膀,握了一会儿。“佩姬,不要担心。我相信肯定会找到这些信的。”

她优雅地微微抽了一下鼻子。“我想我之所以这么放不开这些信,是因为这些信可以让我暂时忘却他真的走了。”

“是的。这是为何我骂他有这么一个该死的收集癖。而且,我都没有机会报复他,让他做我的遗嘱执行人。”

听到我的话,她破涕为笑。“我带了个箱子来,想把我留在这里的衣服和化妆品整理好,然后带走。”

她进入主卧,去整理她的东西。我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想要弄清楚我该从何入手。佩姬说得对:砰砰把什么东西都保留下来。每一寸墙壁上,都贴满了他打冰球的照片,连他二年级时加入那帮小毛孩球队的照片都有。有他在黑鹰队时的集体照,有斯坦利杯获胜后在更衣室里开香槟庆祝的照片,有他做出高难度打球动作的个人照,有埃斯波西托、豪威和赫尔送给他的签名照,甚至还有一张砰砰·杰弗里昂本人送给他的亲笔签名照,上面写着“致小加农炮砰砰”。

在众多的照片里,有一张显得格格不入。那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律学位时的照片,我当时身穿绛紫色的学位服。太阳在我身后照耀,而我对着镜头傻笑。我堂兄从未上过大学,他对我的学历总是津津乐道。我对着照片中这位更年轻也更加快乐的 V.I.华沙斯基皱了皱眉,走向主卧室,去看看有什么能帮佩姬的。

佩姬把旅行箱打开放在床上,里面整齐地叠了些衣服。我走进的时候,她正在一个柜子里翻找,拿出了一件鲜红色的套头衫。